尚書考辨

尚書攷辨卷第一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今文古文攷辨

尚書有今古文之辨辨者云今文眞古文僞也曰否古文不僞有僞古文爾今書有古文無今文也然則何爲今文曰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今文者伏生壁中書也然則伏書非口授者乎曰此司馬子長班孟堅之云爾矣伏生既得壁經何庸口授口授者書傳序襲衛敬仲語而誤以爲失其本經伏生則何至失其本經哉然則今書無今文何也曰伏孔二家非惟字體各別其經文亦有異今書乃唐衛包所改之今文非伏生之今文也伏生之今文晉永嘉已亡矣然則其僞奈何曰不僞古

文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之三十一篇是也其增多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說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與復出之舜典益稷二篇則僞古文是也書之遇厄豈不烈哉幸伏生掇拾于戎馬兵燹之餘爲秦龍毒爓所不及然且殘闕脫謬又幸而孔壁繼起得以稍睹古書之完備乃不幸而值事未列學官然祕府藏之民間傳之則固未隊于地也何意新莽之末遭赤眉之亂中外並亡

獨扶風杜林得桼書古文一卷則又僅存其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槩遂焉自時厥後東漢以訖西晉習古文書者惟此而已至東晉而忽有奏上者至蕭齊又補其所闕之舜典而五十八篇之書乃備叢古文既逸今文亦亡而所謂僞書者始得以竊發其間東萊張霸作百兩篇則有中古文以校其非而此時無有也夫杜林以下衞宏包咸賈逵許愼服虔趙岐馬融盧植鄭元王肅韋昭何晏孫毓杜預數百年之間堂堂諸大儒而皆未見此二十五篇之書者也至于劉歆曾檢校秘府古文而亦不見之至于司馬遷親問安國而亦不見之乃至于安國亦不見之且梅賾奏上古文晉書併其傳自臧曹臧曹傳自梁柳梁柳為皇甫謐外弟謐曾從

梁柳得其古文尚書而皇甫謐亦不見之且梁柳傳自蘇愉蘇愉傳自鄭沖而鄭沖亦不見之是尚可言哉獨未聞昔之疑之者乎肇自有宋吳才老說今數十家矣皆當世卓識之士也若然不嫌于襲乎曰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二十五篇之僞彰彰也昔人言之而當襲之庸何傷如其不當雖師能彊弟子之從哉愚觀疑古文者多矣而考之或未确辨之或未皆致近世又有專詆疑古文者之謬則亦疑古文者之謬也然則遂廢之何如曰何可也從來積重之勢難反彼夫秦燔方熾伏生之壁藏之也今書固無恙也迨其後二十九篇可得全書亦宜可得也然而卒亡其數十泉孔壁見矣學士手額而慶以完經可復睹也而僅增多其十有六然

取此而急立學官令天下誦而習之安知其不流傳至今也乃適遭巫蠱而不克立又百十餘年而劉歆欲立之亟爭而卒不可洎新莽而諸學皆立矣承以赤眉之亂訖建武而並十六篇亦逸之矣夫以古帝王之遺文廢而復興興而復廢其僅存者宜其兢兢護持之乃西晉而伏生之學失其傳焉至東晉而孔氏之學又參以僞書而莫之或辨也然使諸家並存猶得參互攷訂以正其譌謬乃自唐人取晚晉之僞書僞傳定爲正義訖今日千數百年如衛氏之訓旨周氏之襍記賈氏之傳馬氏之訓盧氏之章句鄭氏之解王李之註皆湮沒無一存者其遺憾何可勝道哉今學者止知有此五十八篇之同爲尚書而童而習之既莫識所由來若是進而

曰僞也彼耳食者否則駭怒之否則姍笑之故入宋以來攻者雖多而從者卒尠矧往聖遺言散見諸家之說者悉收羅薈萃于此此亦有訶護之者而不可磨滅已然則辨之將奈何曰書者予所雅言者也學者所攷信也其中傳會舛錯或戾于本經或戾于他經知其僞則不妨以僞存若以爲眞而必求通之則固有難通者矣烏可以勿辨也作尚書今文古文攷辨

今文尚書攷辨

司馬氏遷曰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及今上即位（武帝也）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書自濟南伏生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伏生名勝伏生碑云）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顏師古曰嘉誼之孫也）頗能言尚書事（並史記儒林傳）

又曰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往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鼂錯傳）

劉氏歆曰漢興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謂伏壁原本）時師傳讀而已（移太常博士書見前漢書楚元王傳）

班氏固曰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即伏生大傳也）

又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前漢書藝文志）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于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儒林傳

又曰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鼂錯傳

荀氏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云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焚書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遣鼂錯往受之漢紀河平三年

敬攷此今文尚書之所自出也據諸漢史所載竝云出

于屋壁無口授之事其云口授者始于衛敬仲而梅賾

上僞序誤用其語附伏生書以程隸書之程隸後世通行故謂之今文此亦後人因古文而別而名之伏生時無今文之目也隸書即今之正書宋以前字書皆云然歐陽氏修始以爲八分書非

衛氏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詔定古文官書序見史記正義

閻氏若璩曰馮班定遠常熟錢氏之門人也謂衛宏定古文官書序爲妄伏生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于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鼂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鼂錯不

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邪某曾身至濟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畧亦可知何至言語不通邪尚書古文疏證第十四

又曰胡渭生朏明告予馮氏駁衛宏序為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予先父卒人事之常窺爾孤孫未承家學己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解歸錯承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將弟子如張歐陽閭不涉尚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僞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爲朏明曰漢人讀書頗與

今與揚子雲言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益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閒句讀音義亦須略爲指授有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邪疏證第一百十五

敬攷文帝求治尚書者非求尚書經文也故曰教錯謂教之以訓詁也曰屬讀謂屬讀其章句也毛氏奇齡曰屬者句之連讀者句之斷而非口授之以經文也朱子引此改作屬成則誤言屬成則屬成經文矣其經文則即以其壁藏之本傳之鼂錯獻之天子勅之學官劉歆猶及見其朽折也而云失其本經者何哉

書傳序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

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晉梅賾所上古文書之傳序宋元以後多以此爲大序而以百篇之序爲小序今不從又此序梅氏所上不可必知爲何人作也故不著名

閻氏若璩曰此亦是魏晉間衛宏使女傳言之說盛行故撰序者采入而不覺其于史文相背劉歆有言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帥口授云乎哉疏證第十四

敝故伏生之好書也不遊暴秦之烈而藏之漢興而亟求之不蚤而失其過半其僅存者必且保持而不肯一日失諸側也而乃于天子之詔僅背文膾誦以相傳授乎豈作此序者徒見衛敬仲有傳言教錯語而襲用之乃遂妄增此語後之言口授者實本是而轉相勦襲爾

隋書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經籍志○隋書長孫無忌等所脩非出一手亦不著名）

陸氏德明曰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經典釋文）

林氏之奇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書解）

鄭氏樵曰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鼂錯往受之（六經奧論）

朱子曰今文乃伏生口授又曰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于史者又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又曰世傳孔安國序言伏生口傳二十八篇（語錄）

蔡氏沈曰伏生背文暗誦（書集傳序錄○其他同此者尚多姑錄其尤著名者之說如右）

謹按唐宋已來衆口一詞至有疑盤誥諸篇爲非書之本文者而其實不然且今之盤誥諸篇乃孔壁本並非

伏學本也但朱子亦云爾然朱子止據註疏及釋文爲說而不暇深究于朱子固無加損正不得以朱子之言曲信之矣（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寃詞于此考辨最晳）

班氏固曰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前漢書藝文志）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武帝時人）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字）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地餘字元帝時人）以太子中庶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餘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伏生受尚書以傳族子

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並儒林傳）

又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惟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儒林傳贊）

敬放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漢世通行天下用以決科射策流傳最廣其授受詳具于前後漢書不能殫述也獨是三家之學在當日家絃戶誦不減于今之蔡氏集傳豈意數百年人人傳習之物一旦至晉世而歘亡亂離兵燹之由不能不為斯文悼爾

隋書曰永嘉之亂（晉懷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經籍志）

敬放伏書與古文字體各別其經文異者近千字而至

晉世則三家既亡故隋志經目新舊唐書蓺文志諸目皆無其本卽蔡邕石經隋初猶存後亦湮沒不可攷故宋王文憲欲求今文本不可得是今文遂亡也而其欵往往散見于他說惜陸氏作釋文馬鄭所有異同悉著于篇獨以今文爲多闕謬而不之別記令學者不得以參觀而互攷也

又攷伏生篇數或云二十九或云二十八其云二十八者堯典一（合舜典）臯陶謨二（合益稷）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合三爲一）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合康王之誥）

呂刑二十五文侯之命二十六費誓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云二十九者或以泰誓一備當之然泰誓後得非伏生所傳也近世朱氏謂其一篇爲百篇之序差爲近理

劉氏向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別錄書正義引

劉氏歆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移博士書

又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讃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七畧見李善文選註

王氏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論衡　考此條最足信毛氏奇齡曰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

之者可謂解頤之論

馬氏融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云云 國語引泰誓云云 孟子引泰誓云云 孫卿引泰誓云云禮記引泰誓云云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康成王肅本今皆不傳此並據正義所引

鄭康成曰民間得泰誓

趙氏岐曰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孟子註滕文公我武惟揚節

房氏宏曰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

篇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據正義所引未見所出

王氏肅曰泰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氏穎達曰史記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尚書正義

朱氏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

誓襍之其中也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惟𦂳蓺文志云經二十九篇後儒遂以泰誓混入爾纜攷故攷泰誓非伏生所傳史遷必不以混入史遷雖從安國問古文而所載古文甚少獨于書序全載其文則伏書亦有百篇之序無疑也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其一篇亦序也與此例合

孔氏穎達曰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尚書正義

故攷劉向等所言今文泰誓也房宏等所說古文泰誓也今文一篇既不同出于伏生古文三篇亦不同出于安國宜乎此理李顒集註尚書東晉初人有注十卷今不傳于彼泰

誓每引孔安國曰（義見正）而漢志古文尚書四十六篇泰誓即在其內則孔安國時古文泰誓三篇已有之不待宣帝時出也正義謂爾時重得之亦臆度之詞未必盡然也然房宏等所說實有其年其地其人其書且以漢人言漢事又未必盡妄而泰誓之詞多不雅馴先儒皆疑其偽又非孔壁所宜有向歆校經于今文酒誥召誥皆詳著其脫簡字數而于泰誓無聞焉則古文三篇即今文一篇也其眞其偽皆無由詳知姑闕以俟攷焉

古文尚書攷辨

王氏肅曰子襄名騰（孔子八世孫）以好經書傳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家語後序或引作家語非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今所有即王肅本也朱子亦云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

蓋肅不喜鄭學故注家語務與異趣而此序尤多詆論

孔叢子曰陳餘謂子魚名鮒子襄兄也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攷此語于情事亦未合朱子嘗疑孔叢子是魏晉間人偽撰理或然也

書傳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顏氏師古曰家語云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于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前漢書藝文志註

司馬氏光曰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爾孔氏子孫皆不容悉無知者必待其王然後乃出蓋始

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眞又曰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孝經指解序

陳氏櫟曰鮒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書集傳纂疏

散攷書既藏于孔子堂壁乃孔子後人所爲然漢興已將及百年而魯共始發之魯共不壞宅世尚不知有藏書在壁中則又安知藏書之人邪故史漢皆不言及若以二說較之則孔鮒爲優子襄嘗爲孝惠博士書果其所藏則漢興必急發之不待魯共矣惟孔鮒爲陳涉博士而與俱死陳下或爲時未久不及發取未可知也然鮒騰兄弟也鮒藏騰必知之故當以溫公之論爲得又隋志及釋文獨爲孔子末孫孔惠所藏攷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孔光傳及家語後序孔子末孫無孔惠之名毛氏

以爲子襄子孔忠之誤亦未確

司馬氏遷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此矣儒林傳

劉氏歆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巫蠱戾太子事見漢書武帝紀皆古文舊書藏于祕府伏而未發移博士書

班氏固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下一句班氏自注也

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疏證第一曰論衡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爲是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

晉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並藝文志）

班志自言此所述俱本之劉歆七略

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此矣遭巫蠱未列于學官（儒林傳）

荀氏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云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得古文尚書得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漢紀河平三年）

袁氏宏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共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懼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于伏生所傳十六篇（今本作六十篇誤）安國

獻之後漢紀建初八年

歐攷諸漢史載古文所出之實如此至王肅注僞家語梅賾上僞尚書皆襲用其語于序而一往多謬孔壁所藏川周時之古文字故謂之古文以別于伏書今許氏愼說文所載古文許字是其本體若薛氏季宣所注古文乃以隸字之點畫寫古文郎傳序所謂僞隸古定者非壁中原文也

王氏肅曰子國孔安國字少受尚書于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燕常師天漢後會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攷論古今文字譔衆師之義爲尚書傳五十八篇皆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于孝武皇帝

之世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之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譔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臣竊惜之（家語後序）

敬攷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距天漢尚二十八年今云天漢後始壞壁豈不悖哉又據此則安國曾受書于伏生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史記稱安國早卒則六十之年已不可信即以年六十推之天漢間亦當卒久矣是漢書武帝末一語已不無小誤而此尤誤之誤者也又孔衍一書（晉時孔氏孫無名衍者晉儒林有孔衍元帝時人）累百餘言而其于尚書徒以不記于別錄之故然劉向別錄實具載孔書本末（見正義）又嘗以中古文校伏書之脫簡異字班氏據

之以載于漢志而攷集異同之說荀氏又據之以載于
漢紀然則衍亦何爲譊譊至此其爲後人僞託可知也
書傳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
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
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
義定其可知者爲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
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
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
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攷經籍采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詒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王氏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范昧恍惚不知其法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攷驗偏旁變爲隸古哉于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書疑

閻氏若璩曰蓺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

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幟信蕭何因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攷而後可識也

又曰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祕府杜預時謂科斗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不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丘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

蓋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又曰衞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云漢不用古文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隱一見宛然並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距漢興纔七年並疏證第一百

七

敬攷正義載鄭康成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蓋周時作字以竹爲筆以桼爲墨故其形類科斗而漢世

遂目爲科斗書理誠有之但孔壁古文獻之祕府至成帝時猶存劉歆移博士書言古文舊書者所謂舊書即壁中舊本也向歆尚能識之方且賴古文以校今文之脫誤又何至時人無能知者而反藉今文以攷之邪蓋秦雖以李程之篆隸易古文而古文不盡絕于世故自蕭何著法以來凡漢世之尚書御史史書令史等官無不識之者而云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人其可欺邪

朱氏彝尊曰司馬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藝文志于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

而僞作孔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覔出
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荀悅漢紀于孝成帝三年備
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
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
傳脫去家字爾拔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
矣或曰史記雖云至太初而訖然如衞將軍驃騎列傳載
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
事安見孔安國不卒于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
稱安國受書于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
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
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于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
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

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七矣尚
得謂之早卒乎皆依漢紀增家字爲是經義攷
敬攷文帝末年値甲申距武帝天漢四年甲申爲六十
一年又六年庚寅爲征和二年若文帝甲申年十五征
和二年已八十有二安國早卒矣安得有獻書事乎人
皆習而不察爾
郝氏敬曰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
固劉向嘗言之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
伏生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未言傳
畢不以聞也
又曰安國既承詔作傳無不報命之理巫蠱事不久旋定
武帝方注措儒術表章六經未爲道息有詔必不敢廢閣

豈其使已成之書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待東晉而後出哉並尚書辨解

閻氏若璩曰鄭萬言貞一與人論尚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寢之不報者乎疏證第一百七

敬攷史漢以下並無安國作傳事惟家語後序有之亦不云承詔爲之也蓋安國早卒獻書亦不及見況有承詔作傳之事乎即如所云承詔矣又何敢不以聞耶夫巫蠱與安國無與也亦與經籍無與也縱國家多故則何不待其事之息而獻之而乃豫設一不敢上聞之心誠何理哉

朱氏彝尊曰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

師古注漢書增多袛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曝書亭集

閻氏若璩曰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于兩漢者如此也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疏證第一

敬按增多十六篇之說漢已來初無異詞漢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則二十八篇合書序二十九篇增十六篇又增泰誓一篇一篇爲一卷其數正合與經二十九卷例亦相符惟自注有爲五十七篇一語蓋曰爲有爲之者也此安國得其書因其簡袟繁重而分之如分盤庚爲三分康王之誥于顧命之類本無與多寡之數故以

大字書四十六卷于上而以雜字注爲五十七篇于下以今考之眞古文見存三十一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又增十六篇爲五十九共分出八篇爲五十八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見漢志注）乃作僞書者僞增二十五篇復出五篇合五十八篇而又故鈌其一篇以求合前說然于五十七之小數則合矣而于四十六卷增多十六篇之大數則殊多不合也

孔氏穎達曰此云四十六卷者（謂傳序所云）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

其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尚書正義

敬按漢志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而此云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一倒移誤而大不同古竹簡累重有分篇而無合卷惟其本四十六篇雖析爲五十七無害其爲四十六也如孟子雖析爲十四篇不害爲七篇也今本五十九而乃彊合爲四十六豈有是哉禹皋二謨本二也而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本一也而離爲二獨以其序別序而分卷殊無義理況分序冠篇首之說乃僞傳之妄作安國本無是邪漢志四十六卷百篇之序原別爲一卷也毛氏又依正義此說于增多二十五篇除去太甲說命四篇又除去泰誓三篇爲今文已有泰誓又謂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誥不成序附太甲篇

內又去一篇而大禹謨附臯陶謨篇內又去一篇其去九篇爲十六篇則支離愈甚矣盖一篇可謂之一卷而一卷不可謂之一篇惟九共本一篇而析爲九故謂之十六篇可也謂之二十四篇亦可也（如孟子七篇亦可曰十四篇）若咸有一德本與太甲異序謂之一卷巳不可況可謂之一篇乎

班氏固曰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朝授膠東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少子常字）爲博士部刺史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儒林傳）

敬攷西漢惟伏書立學盛行于世古文尚書其藏于祕府者既佚而求獲而民間自一二授受外亦罕得覯其

書故自武帝迄哀帝百有餘年而後劉歆始得而表章
之書之傳也有幸有不幸詎不惜哉
班氏固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
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
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
侍中奉車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班氏志藝文皆刪錄七畧以著于篇者
又曰劉向以中古文即孔氏所獻者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
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謂三家脫簡也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如宅

……正七百之數尚不可校舉其詳見後卷 脫字數十 文亡無……

以詳知耳 並藝文志

又曰哀帝即位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府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魯國柏公（毛詩）趙國貫公（左傳）膠東庸生之遺學（古文尚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尚書二十八篇已備不得復有所增益也 文選本作不備疑衍）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

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孝宣皇帝猶復廣立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楚元王傳

敬攷歆所欲立者真古文尚書也獨怪當時諸儒何故必欲阻排之蓋先入爲主而又少見多怪自古爲然矣然古文尚書之不盡傳初不係乎此也歆雖暫黜而旋爲國師古文雖暫掩而亦旋即立學衆表章未久而適丁變故何哉

班氏固曰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璜塗惲皆傳古文尚書者見前儒林傳

又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放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儒林傳贊

又曰元始三年平帝年號莽奏立樂經益博士每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義者皆詣公車上莽傳

故攷平帝時王莽持政平帝所立即王莽所立也蓋莽少與劉歆同官雅重劉歆故歆所欲立學者莽皆為立之乃甫立未幾何時流傳猶未廣也而長安板蕩赤眉雲擾迨世祖龍興而已半入灰燼矣豈非天哉

范氏蔚宗曰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後漢書儒林傳

敬攷西京石渠之藏世祖未獲其隻簡中興經籍皆數君所保持而興起者也而范陳鄭劉周易及春秋家也衛宏毛詩家也桓榮歐陽尚書家也傳古文尚書者惟杜林一人而已宏後亦從林受古學當部定古文官書是內府所存正伯山所傳本也

袁氏宏曰杜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為當世通儒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

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于衆也猶握抱此經獨嘆息曰古文之學將絕于此邪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後漢書作巡）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學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衞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于地矣（後漢紀建武二十四年）

范氏蔚宗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困阨握

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杜林傳

敬攷此乃東漢古文尚書之所由傳也馬貴與文獻通攷載劉歆總羣書著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遺此語亦見隋志而視此差簡攷漢書漢紀外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之類存亡不一此語不知何本也是祕府之本已燬于兵火而民間之傳之者史惟稱伯山一人蓋其書止有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又遜焉古文之厄已甚矣

范氏蔚宗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鄭興俱好古學後

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儒林傳）

又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前漢書作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永平中（明帝年號）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章帝）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四經王莽時立學光武時又廢故也）（賈逵傳）

又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安帝年號）拜爲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秘書十年不得調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註尚書等所著賦頌等凡二十一篇（馬融傳）

又曰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熹平四年（靈帝年號）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專心精研合尚書章句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宜置博士爲立學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盧植傳）

又曰鄭氏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凡所注尚書尚書大傳等凡百餘萬言鄭康成傳

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儒林傳

澂按賈逵自有傳授而馬鄭爲東漢末人皆非若衞子徐生親受學于杜伯山者也且鄭康成亦自有傳授而不必受于馬融者也乃范氏作史總而言之謂爲杜林所傳蓋其時諸家之書具存必親見其無所異同也且必實見東漢之世惟此數家爲最著而實皆祖師杜伯山者也是東漢一代數百年之間公私內外惟有此伯山所傳之本而更無他本也其書今猶可稽又安有增

多二十五篇者哉

隋書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傳註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其實三十四篇也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經籍志

陸氏德明曰後漢書云中興杜林傳古文尚書云云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陸氏見馬鄭所注與伏書篇數同遂謂之伏書其實非也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

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今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卽今所行本是也鄭康成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與今本不同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鄭注乃棄稷非益稷也亦見正義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寳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

又曰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又曰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故此語難解王氏應麟困學紀聞載鄭志張逸問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故鄭志康成孫小同作其解棘下生亦未明康成稱我先師似指張恭祖言然二語中子字安國字皆不可曉或正義節刪有脫誤也疏證謂當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猶公羊傳子沈子但鄭于安國止祖述其學非親經受業者比例不得稱我先師古文書傳自安國今云亦好此學論語不合恐猶未確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

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註不同也又曰後漢衞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又曰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云 與此經不同 謂今本武成也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 並尚書正義

敬攷正義徵引最繁然賴其言知古文尚書之自有眞又知眞古文之半亡于東漢之初乃猶恨其不詳也但

穎達初習鄭學後得孔傳而好之以僞爲眞因以眞爲僞則紕謬甚矣衞賈馬鄭同受杜學而非僞即東漢一代無非杜學而亦非僞也乃至庸生傳業于臨淮劉歆校書于天祿眞莫眞于此矣而亦指爲僞其妄爲何如乎西漢有張霸者曾作僞百兩篇孔氏既好僞書爲之義疏則不得不斥諸家爲僞而又莫得主名遂以爲張霸之徒僞作云爾後人又不善讀正義直以此當張霸僞尚書烏知此之爲眞古文哉

班氏固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顏氏曰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大中大夫

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儒林傳）王氏充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于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辠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閒（論衡佚文篇又見正說篇與此小異）

敬攷此乃所謂張霸偽尚書也與鄭註三十四篇逸書二十四篇豪無干涉何圖宋元以來諸人儒並爲正義所誤習非之勝是也（毛氏論此亦是但據張霸西漢康成東漢只駁正義則正義原未嘗坐實張霸也至謂此爲杜林僞作更謬）

毛氏奇齡曰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桼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東漢惟尹敏始受古文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

史已疑之矣況書籍出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數書而並證之始爲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有何足據古文尚書冤詞敬考馬氏註與今文不同是古文也與古文不同則憒志所謂糅以今文也漢世經籍分裂文字互異註家往往參訂文義取其優者用之如康成註儀禮亦參用古文今文註內亟稱古文爲某今文爲某賈疏謂其遂義彊者從之其明徵也若謂馬氏本漆書而不同古文則鄭氏亦本漆書而不同于馬又何以解之夫漆書之不僞已畧具于前說毛氏必欲以梅賾所上者爲眞而于此無以解之因以爲杜林僞作也不思既僞作則必並十六篇亦僞作之而胡爲仍闕邪毛氏又謂鄭註原有十六篇至唐初又有人去之而孔氏不知要杜撰豈未見建武之際亡等語邪玩正義自知其謬至尹敏之傳漢

史不言所自又漸著逃見于後世烏知其眞與不眞哉豈有同時並朝而一僞一眞不相論辨者盍亦思之漢書傳儒林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說者乃習之（此傳序之文）故序尹敏諸人于前而總列杜賈馬鄭于後（杜賈馬鄭皆自有列傳者）正所謂師資所承也范史于伯山盛推其傳古文之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乃謂不入古文之列漢史已疑之漸乃與本意大相乖刺乎又據得之西州一語以斥其僞則杜氏家故多書又從張竦受學攷漢紀則伯山得桼書在阸西州之前特阸西州時不肯棄之袁宏在范氏之前范氏沿襲偶誤也夫作僞必須作僞之人樊並之謀反姚方興之以罪致戮此作僞之人也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

故復著之經籍志

敬攷晉書不載梅賾奏孔書事其事之顛末莫詳隋志爲詳聞嘗細繹其詞而知其僞之不可掩也觀其歷敘前古而曰非孔舊本曰絕無師說曰今無有傳者曰永嘉之亂並亡曰又多乖戾當羣籍熄滅之後正江左播遷之餘而後曰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前此何宋無聞也

毛氏奇齡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謂古文之經文內府尚存今無有傳者謂但無傳注之人梅賾所上者孔傳非經文也古文尚書寃詞

閻氏若璩曰祕府果存其書雖世有假託僞譔之徒出祕書以校之其僞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祕書較之非是遂下張霸

于吏若元帝時祕府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
窮其僞哉惟祕府既已蕩而爲煙化而爲埃矣而凡傳記
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
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又非復張霸僞書之比世
撫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
眞孔壁復出哉 疏證第二
敬攷毛氏欲爲梅賾釋寃而寃誣隋志也實甚隋志明
云撫傳（聲平）而必欲讀之爲傳（聲去）人知其謬也且古文傳
詁六朝作者不一而足范甯注十卷伊說義疏四卷呂文偃義注三卷姜道盛集釋十一卷梁武帝大義二十卷劉叔嗣注二十一卷孔子袪義二十卷集注三十卷任孝恭大義二十卷蔡大寶義疏三十卷巢猗義疏十卷張譏義十五卷廣疏十八卷劉焯疏義二十卷劉炫述義二十卷顧彪疏二十卷皆傳注之人也
而曰今撫有傳者所謂今乃何時也若以經文

而論不但晉世有存卽至今日豈嘗盡亡但建武後已亡完本司馬世安有全書隋志敘此于永嘉之亂之前則其亡傳或當在永嘉之際未可知也要之晉世卽有傳于祕府亦不過與馬鄭同有斷然者（書傳旁通作晉書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二句隋志引晉書語也所謂祕府似指漢代所謂今乃指晉世而其亡傳固已久矣但今隋志皆作晉世二語不經見于晉書或晉書舊史有之然不可考矣）至謂梅賾所上非經文則又不然孔書經傳不分經文卽在傳文之內言傳則經可知矣況參以正義所引晉書語則經文亦實梅氏所奏上耶夫晉世祕府之有傳亡傳梅賾所上之為經為傳且置勿論但前乎梅氏者名流輩出上稽諸朝下求諸野有一人之見此增多書者誰歟典籍俱存歷歷可考而謂非僞為者乎

論語集解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孔曰即安國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親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鄭沖何晏等所纂

朱氏彝尊曰傳文之可疑者謂尚書孔傳安國嘗注論語矣予小子履注云云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注云云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歟經義考

閻氏若璩曰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

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
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
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
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
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爲乖刺至于如是
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
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
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
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而于尚書周親仁
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
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
乎且安國縱善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

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撰貶辭乎安國于裨諶于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撰不覼縷陳之于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疏證

第十九

敬按從來言古文書者莫不藉口于安國而由二注觀之則安國實未見增多之篇者也使其見今湯誥則何爲復引墨子之湯誓使其見今泰誓則何爲復以管蔡注周親以微貧注仁人梅氏奏孔傳時有以此詰之者不知其何所置喙也

毛氏奇齡曰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予小子履

節反不詳湯誥而註曰此覽于引湯誓辭古文尚書冤詞

敬攷毛氏遇此等無可解釋處輒以當爲令甲解之未

聞漢世禁人引用古文書者遁辭也

班氏固曰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儒林傳

朱氏彝尊曰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

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

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

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

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

孔壁之眞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若安國增多

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于湯誥載其辭百

十字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于泰誓載其辭九十七字是則泰
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
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經義攷
儆攷今之湯誥泰誓于國尚未之見子長又烏從得之
邪但史記殷本紀猶有引湯征五十三字其辭古奧與
湯誓相類必亦十六篇之外殘闕逸文從安國問而得
之者惜于增多十六篇未能全載爾

班氏固曰書曰先其算命又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又周書武成篇
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又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
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癸亥

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又曰丙午建師竝劉歆三統術引律曆志

孔氏穎達曰劉歆作三統術引書云云竝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尚書正義

敬攻劉子駿之于古文尚書可謂信之篤好之深者矣而嘗作行世凡所徵引無不與今書迥異蓋劉所引者西漢祕府之官書孔氏所獻也今所行者東晉民間之私書梅氏所上也

范氏蔚宗曰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光武時人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又曰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

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又曰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安帝時人）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丁鴻桓榮弟子爲歐陽家見丁鴻傳又稱鴻承詔與賈逵等論定五經于白虎觀豈丁其時習古文尚書而遂以授仲理邪）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又曰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靈帝時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見儒林傳）

又曰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安帝時人）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周磐傳）

又曰張楷字公超（張霸子蜀郡成都人順帝時）通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張霸傳此張霸非作百兩篇者）

又曰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桓帝時人）陶明尚書爲之訓詁推

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劉陶傳

謝氏承曰孔僖字子松宛人也安帝時人學古文尚書

又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時少修操行學古文尚書並後漢書

司馬氏彪曰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桓帝時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續漢書

右三條並見後漢書章懷太子註

散攷古文尚書之在東漢也與西漢大異西漢則祕府所藏外人莫得而覩而民閒之傳復落落焉東漢則公家之學詔高才生受之私家授受動至千餘人是偏宇內皆古文書矣其尹敏以下不著傳授所由及無所著述者無論已他如周防受之蓋豫然豫于前後漢並不知名防所著襍記與劉陶之中文唐初諸書目已無其本又何以攷其所傳之完缺邪由其可攷者推其不可

攷者自東觀下至民間無非伯山之學也則盍稼違又

安得有完本私相爐授而無人見之也乎

范氏蔚宗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章帝年號）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遂拜僖郎中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儒林傳）

孔叢子曰季彥曰先聖垂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者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季彥孔僖子也）

朱氏彝尊曰壁中古文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將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

之禁何不干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于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增多之古文也曝書亭集

敬攷孔僖嘗校書東觀者也使東觀所貯與僖家少有差池僖必且上奏天子出其家書以正其譌謬矣而賈逵與之同司校讎厥後馬融于永初中典校書十年之久僖家有其書則必上之祕府祕府有其書則賈馬必能見之其固然也奈何賈馬之註僅杜林之三十四篇乎豈非僖家所修亦止杜林之三十四篇乎蓋亡新敗後承以赤眉劉永公孫述隗囂張步等相繼蠭起學士不失其業者尠矣而渤海魯郡正董憲所虎踞之區當是時閭里荊棘觀劉永討董憲時荊棘蓁自除可知也　孔氏之孫逍走四方

觀孔鮒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可知也雖其家有臨淮故業度亦必卽于淪沒而逃亡者未必能于流離之頃兢兢抱持如伯山之篤也然承平之後有繼起者亦惟取當世通行之本輾而修之已爾由是言之孔氏之世業卽伯山之秦書而伯山之秦書卽安國之壁經但不幸而亡逸其半非有二也

許氏慎曰其偁謂說文所引也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慎漢安帝時人說文序

朱氏彝尊曰孔氏書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見之其撰五經同異于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說也一云古文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

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桼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曝書亭集

毛氏奇齡曰說文序云云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屬說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慎所引者孟子耶又有引實玄黃于匪一語亦孟子文也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不知此正賈逵桼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攷之

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慎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嬗名者衞宏也而慎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此慎子冲上說文序中語是慎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桼書非壁經也古文尚書冤詞

敬攷許叔重所稱五經無雙者也乃于書選擇而取孔氏而所取者杜林之桼書也夫桼書即壁經前已辨之詳矣毛氏但欲伸其私說不得不誣桼書爲僞竝說文亦誣爲僞爾

孔氏穎達曰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異也服虔漢靈帝時人杜預晉武帝時人註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服

虔杜預皆不見也（尚書正義）

鄭氏瑗曰古文書大可疑趙岐（漢桓帝時人）杜預韋昭（三國時吳人）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升觀瑣言）

朱氏彝尊曰趙岐註孟子高誘（漢末人）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皆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曝書亭集）

毛氏奇齡曰案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注孟子鄭康成注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爲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出此者卽謂之逸以逸于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卽稱逸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

立于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輙注爲逸書以是也古文尚書寃詞

敬攷西河氏令甲森嚴之說實本于此然古文當漢哀帝時曾立學後漢雖不復立而曾詔高才生受之一時大儒莫不好古文而賤今文雖古稱逸書有不盡爲亡書者然必箸篇名如漢書王莽傳引逸書嘉禾篇是也且諸家傳注不惟不知篇目而其爲說無不與古文書相左者如注亂其紀綱爲夏桀時之類其爲未見無疑也

朱氏彝尊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曝書亭集

敬攷譙周治尚書兼通諸經凡所說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一時稱博學焉而據此則周所見亦漆書本

衙

陸氏德明曰王肅亦註今文（肅註亦實古文與馬鄭同）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古文而祕之乎（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至魏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尚書正義）

又曰賈逵服虔孫毓（西晉初爲豫州刺史）杜預皆不見古文以左傳所引夏書（曰惟彼陶唐至乃滅而亡）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桀王肅註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左傳正義哀七年）

朱氏彝尊曰攷陸氏釋文所引王註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曝書亭集）

敬攷王肅注十卷高貴鄉公時已立學官其經字與馬鄭互有異而篇數則同蓋亦本孫書者也肅意極不喜

鄭學使其獲見孔傳則必表章之據以詆鄭何故祕之邪若謂解與古文相類乃僞傳竊王注非王竊僞傳也王注先行而僞傳後出也且其解有與古文大不類者肅嘗註家語矣其于亂其紀綱則直曰謂夏桀見正論篇左傳于註不傳而家語見存乃與正義所偁竝不符合肅謬邪穎達謬邪又烏從而辨之

孔氏穎達曰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唐太宗晉書今本無此語陳氏師凱曰恐太宗未修以前舊史所載也毛氏奇齡曰十八家晉書有之亦臆度之辭

朱氏彝尊曰鄭沖在高貴鄉公之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

謝尚書沖執經講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詁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奚不爲政引書郎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曝書亭集

徵攷古史不傳者多正義所例必非無據既曰沖授蘇愉必嘗授蘇愉也然其所授乃人所共見之古文非人所不經見之古文也尚貴鄉公與博士講論曰若稽古一傳賈馬王之說一稱鄭說皆古文也意沖所授亦復如是不然使其果得五十八篇之孔傳胡有不進于至

尊不覩諸同列不用之訓注而私以授諸儆末者耶

孔氏穎達曰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謐傳亦無此

語　尚書正義

朱氏彝尊曰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

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巳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為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經義攷

攷世紀之說與古文不合者甚多其最甚者如伊訓篇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以為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世紀則述馬遷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之語夫史記之可信不如尚書也明甚士安豈不知之乃舍經誥大典而用傳記小說則其未見此經決矣正義以此譏其疏詎不繆哉世有疑偽書為士安所作者愚以為不然且士安淡泊高遠必不為此曖昧欺人之計攷梁柳少為士安昆朋當其作郡將士

安亦不爲之禮則其人可知矣意是時即稍萌芽其間
乎晏之書爲梅賾所上則成于賾乎無疑然亦非獨力
所能成或與梁柳臧曹共爲之未可知也

孔氏穎達曰李顒集註尚書于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
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尚書正義

敬攷李顒尚書注十卷今不傳據此則顒亦未見今孔
傳者也顒東晉人與梅氏同時而尚不見之況前此乎

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是假書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
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語錄

鄭氏瑗曰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
未必眞孔壁所藏之書矣井觀瑣言

敬攷西漢東漢三國魏蜀吳西晉東晉其間以古文擅

名者孔安國以下則有庸譚杜林衞宏徐巡賈徽賈逵
孔僖馬融盧植康成王肅鄭沖李顒若干人其他與見
古文尚書而好之者則有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許慎
皇甫謐若干人其有著作傳後而可證古文尚書者則
有包咸服虔趙岐高誘譙周韋昭孫邕曹羲荀顗何晏
孫毓杜預若干人其上而爲君奮表章古文尚書者則
有漢武漢成漢哀新莽漢光武漢章漢獻魏高貴鄉公
若干人其中類皆博稽遐覽之士重以帝王之力亦何
書不可購而要皆未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者也上下
數百年前人不得見之後人安得有之後人果能有之
胡至求一人之見而不可得耶
吳氏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

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孔壁所藏者此誤當云新增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當云舊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出于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亦誤當云因甚只增得其易者卻不增得其難者便是未易理會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語錄

蔡氏沈曰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後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攷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伏生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可曉者此條誤畧與前條同　此朱子書臨漳所刊四經後蔡氏注之于集傳敘錄並注凡數百言今俗本蔡傳皆刪去之

吳氏澂曰竊嘗讀之伏生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書纂言

鄭氏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名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于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

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澀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古奧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秦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即艱澀何也井觀瑣言

歸氏有光曰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體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于聖人而不惑于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藏傳二語僞誤其辭之不同固不待于別白而可知

郝氏敬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宜無是理詩如商頌纘栗而淵塞周頌清越而關雅二代文質之殊詩然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邪若以伊訓太甲說命康誥大誥

諸篇先後文質倒置矣又曰孔書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可通用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横而悉有典要眞僞如天壤懸絶諸傳獨孟子最古七篇中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與二十八篇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又如大學引康誥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其他孔書所引語塡補痕跡宛然尚書辨解

閻氏若璩曰愚意書藏屋壁中不知幾何年其錯亂磨滅弗復可知豈特汨作九共諸篇已也即安國所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畫脫誤文勢齟齬而乃明白順易無一字理會不得又何怪吳氏朱子及草廬輩切切然議之哉疏證第一

徵攷聖人之經固不可以文辭論然即此文辭之間僞

之不可爲眞猶眞之不可爲僞也如三十一篇之與二十五篇其氣體格製判然迥殊凡研究是經通知文體者莫不井井心目韓昌黎所謂昭昭然白黑分者孰謂文辭不足以辨眞僞哉

朱子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以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襍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令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 語錄

蔡氏沈曰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 亦集傳敍錄述朱子語文

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案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艱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于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今世反爲難如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櫽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爾此集傳叙錄蔡氏所自註也

閻氏若璩曰尚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爲易曉者則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于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復難曉尚書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于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邪豈命出于武丁成湯之際者易

曉而出于平王之末者難曉邪不特此也顧命出于成王崩康王之誥出于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尚得謂命易曉邪不特此也周官誥也出于成王君陳命也亦出于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爲安國所獻遂同爲易曉尚得謂誥難曉邪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 疏證第一百十四

敬攷朱子嘗疑僞書而卒以集傳命蔡氏蔡氏亦疑僞書而卒以承命作集傳故爲此調停之說然增多篇內謨誥訓誓爲體不一何得皆嚴潤色之雅詞大禹謨較之皋陶謨仲虺之誥湯誥較之周書八誥無逸立政訓體也而較之伊訓太甲文侯之命命體也而較之說命畢命胤征較甘誓泰誓較湯誓牧誓其相去不啻天淵

胡難者專在彼而易者專在此也故凡諸尚書皆詞臣
記錄實語悉爲實語潤色悉有潤色前說其不然矣
閻氏若璩曰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
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
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左傳孟子所
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
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不皆然蓋作僞書者不能
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
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
此書出于魏晉之閒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註百篇書序
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捂哉蓋
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

也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矛盾而有所不恤也第七

又曰凡晚出之古文所爲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情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譬之千金之裘徒從其毛而觀之未有不愛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視之然後知此白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衆腋以爲之也晚出古文何以異此哉

又曰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現存故詩之逸自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詩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莽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者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一則而

巳豈左氏于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于此邪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爲重取左氏以爲料規摹左氏以爲文辭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遺邪疏證第十五

又曰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十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遂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爲逸書者全全登載無一或漏亦與左氏相符疏證第十六

又曰古僞詩文有二一是明掩己之姓名以欺後世一是擬某古文和古某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爲眞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徵君田居詩一篇東坡和陶偶弁和其詞後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爲眞陶詩竊謂白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爲白作耳若世遠言湮姓名莫得其擧孔書

處亦幾亂眞安知不更以爲二十五篇之儔乎
又曰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玆讀蘇伯衡平
仲集首載周書補亡三篇曰獻禾曰歸禾曰嘉禾自云效
白居易湯征之作手筆較白實高而未一篇尤佳但惜不
知采獲傳記中逸書以爲骨然已足大亂眞疏證第七十二
微攷從來疑古文者多矣而人卒莫肯質言其僞雖愼
重之意宜爾亦其中有格言不忍割愛爾而不知其精
詣之語皆他書傳所有也蓋作僞書者其眞古文則竊
冲所傳乃取馬鄭王本而參用之者也其僞古文則雜
采論語孟子墨子荀子大小戴禮左傳國語國策史記
漢書所引逸書文而悉收而彙之補集以成章十居其
八九焉馬融之疑泰誓也有曰吾見書傳所引泰誓而

不在秦誓者甚多作者臨諸此取材既富且以閒執詰難者之口誠計之得也今誠悉去其已見他書之句則其所存正自無幾而亦不復可愛惜矣謹區分眞古文僞古文各從其卷而稽其異同並疏其可疑者如左